

沉默女王

La reine du silence

鸢尾花丛书

03

“反复到醒我的梦境之一，总是出现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用尽全力把我抓住……他没有面容，他甚至没有一个鼻子或是一张嘴的踪影，而在梦中，却使我无法喊叫。

我一字一顿地说，我将力气鼓满胸膛，但是没有有一个音节能发出来。这个面容我认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把它说出来。

总是那同样的感觉，骨头像玻璃一样破碎，骨架支离解体。总是同样的突然惊醒，直到那一夜，那个男人姓四个大写的拼音字母，铭刻在一家店铺的广门上。

清晰地出现在招牌上的是由一个连字符分隔开的“父亲”一词中的四个拼音。”

[法]玛丽·尼米埃/著 韩一字/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谜一样的称号，谜一样的父亲，
从支离的现实和记忆的碎片里寻回的亲情，
到底是张温暖的面庞还是个冰冷的噩梦。

Marie Nimier



《沉默女王》同时折桂

2004年梅第奇文学大奖 法兰西学院最佳小说奖

玛丽·尼米埃

1957年生于巴黎居住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她的父亲也是作家。玛丽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演员和歌手，但艺路不顺，随后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新的激情。在2004年的小说《沉默女王》中，玛丽向读者袒露了关于她父亲的令人心碎的回忆，她的勇气和才气赢得了法国两大重要文学奖项的青睐。玛丽喜欢简单的生活，她爱在花园、在码头、在火车站、在小岛上散步，也经常把自己关起来，长时间地伏案写作。

沉默女王

La reine
du silence

鸢尾花丛书

03

[法]玛丽·尼米埃/著 韩一字/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默女王 / (法) 尼米埃 著; 韩一字 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55-5325-6

I. 沉… II. ①尼…②韩… III. 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0852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xdwh.com.cn

www.brotherpublishing.com

www.brotherpublishing.com.cn

实名: 兄弟文化

First published in France under the title *La reine du silence*

© Editions de Gallimard, 2004

图字: 18-2007-014 号

沉默女王

鸢尾花丛书 03

著者: 玛丽·尼米埃 (Nimier, M.)

出版人: 丁双平 李永平

译者: 韩一字

市场总监: 张 辉

责任编辑: 王 芳 李一枝

装帧设计: 谢 颖

出品: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editor@xdwh.com.cn

出版: 湖南教育出版社

邮编: 410007

社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 6

字数: 74 千字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定价: 14.00 元

ISBN 978-7-5355-5325-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鸢尾花，多为蓝紫色、白色、黄色，五月开花，因花瓣形如鸢鸟尾巴而称之，其属名 Iris 为希腊语“彩虹”之意，喻指花色丰富。Iris 在希腊神话中是彩虹女神，她是众神与凡间的使者。鸢尾花作为法国的国花，也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



鸢尾花丛书

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

- | | |
|---------------|----------------------|
| 01 《无法抚慰》 | [法] Anne Godard |
| 02 《一个不重要的秘密》 | [法] Agnès Desarthe |
| 03 《沉默女王》 | [法] Marie Nimier |
| 04 《我妻子的五张照片》 | [法] Agnès Desarthe |
| 05 《昆虫》 | [法] Claire Castillon |

她们来了

她们来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大批年轻的法国女作家涌现出来，她们是法国当代文坛的“新一代”：安娜·戈达尔、阿涅斯·德扎尔特、葆拉·康斯坦、玛丽·尼米埃、弗朗斯·雨泽、克莱尔·卡斯蒂蓉等等，她们的作品迅速征服了年轻一代的读者，频频摘取法国各大文学奖项，连传统高傲的学院派评论家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宣布她们找到了法国当代女性的“新声音”。

法国女人，从十九世纪末的乔治·桑到二十世纪的西蒙·德·波伏娃，就始终站立在世界新女性之前列，从生活方式到哲学思想，用她们的行动亦用她们智慧、深刻、隽永的语言。

曾经带着文字，她们来过：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兹·萨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安妮·埃尔诺等等，她们的作品激起过我们的共鸣，引发过我们的思索，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甚至写作方式。

然而，由于受到翻译及各种其他困难的阻碍，我们

能读到的法国当代女性作家较之于其大群体而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作家在中国出现的身影大多是孤单的、寂静的和短暂的。很多读者对法国女作家的最新印象仍停留在杜拉斯那里。

杜拉斯逝去已经十余年了。现在,法国女性作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熟起来。该是我们认识新面孔的时候了!这套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系列装有两个镜头:一个深长焦,一下子推进到给每一位一次特写,让我们把她们读透;一个大广角,给个性迥异千姿百态的她们一个集体照,让我们把她们看全。

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一代的继承和反思中,“新一代”们继续秉持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纤细,关怀着社会最脆弱的地方,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来为所有的“人”的灵魂呐喊。她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思考着存在的定义,过去与现实的联系,不同人之间的关系(母女、夫妻、朋友等),表达中的困惑,理解与被理解;剖析着爱情和欲望,回忆和梦境,孤独和不安,欢愉和痛苦。

读文学作品既是在读生活,又是在读思想;既能观人,又可以自省。入选这个系列的数十位法国女性作家,她们生活在我们平行的时代,她们的处境,承受的压力,遇到的困惑,与我们多少相似。愿这套丛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对照的镜子,一扇对话的窗口。

当你还不怎么熟悉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向你迎面走来。

我父亲死在一个星期五傍晚,那时他三十六岁。他的 DB4 型阿斯顿·马丁牌跑车在距离巴黎若干公里处撞碎在跨越 307 与 311 国道交叉口的桥栏杆上。那部跑车行驶在左车道时,刹车右转,没有什么能解释这种突然的偏向。它撞断了七根水泥护栏才停了下来。坐在他身旁的年轻女人,一个有着外国姓名的女小说家,刚刚与伽理玛出版社签下她第一本书的合同。孙西亚蕾·德·拉尔科尼,二十七岁,拥有罕见的美貌。

001

没有什么可以叙述,不是么,对这种关系没有什么可说。我不在那辆汽车上。那时我五岁,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父亲了。他已不再住在家里。当时的一些报纸提出一种推测,说不是他而是她在驾驶那辆阿斯顿·马丁。我在想她葬在了哪里。肯定是在她出生的城市朗贝维莱。她有一个儿子,在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他的名字我却想不起来了。大约二十年前的样子,我们曾通过一

个共同的朋友见过面。他那时投身于音乐制作业,我则在一个名叫“无可安慰”的音乐组合唱歌。如果我曾相信过偶然,我也许得说它成全了一些事情,创造出这些,这一切的故事,一同遭遇了死亡的那两个人的孩子们之间的交往。那第一次见面,他和我,在奥尔良门附近的咖啡店。追忆母亲的金发时他手的动作。我嘴唇的颤抖。孙西亚蕾的儿子有着长长的头发和那种早熟孩子所具有的平静的严肃。我们有同样的年龄。年轻,非常年轻——可是我们还不明白这一点,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老很老。我们坐在咖啡馆深处,远离其他人的视线。那里有一些大镜子,一抹柔和的光线,还有包着仿皮革面的长椅。你想象那种情景,那个场面。如果,你想要书能销售得出去,你写下这一切,带着些它所必需的邪恶与温柔。一个极好的主题。一个异乎寻常的封面,在那儿人们将热心地突出一些撞碎的阿斯顿·马丁的照片。然而,不。二十年了,我没有写这本书。而且,我也不会去写。或者,如果我要写它的话,我会用其他方式开始。

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忧郁的孩子^①的女儿。或者重新采用那本书英译标题的词语:一个环境造

① 《忧郁的孩子》,作者父亲 1951 年创作的小说。

就的孩子的女儿。我的父亲是一个作家。他是《蓝色轻骑兵》的作者，那本书使他在二十五岁就一举成名。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人，我或许可以照抄那本书袖珍本上的作者介绍，并以自己的方式给它添加点色彩。罗歇·尼米埃(1925—1962)的生平和写作以一种宿命般的简练和短促为特色：祖籍布列塔尼，出生并生活在巴黎，学业出色，1944年投身于轻骑兵第二兵团，进入文学界，而后死于一场车祸。作为同时代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这种命运的紧迫性仿佛迫使他，急不可待地去出版一系列令人激动的与其命运特性同样咄咄逼人的小说。一种文化底蕴深厚的达达尼昂式的保皇主义者，他与被他视为那个时代应景的思想模式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背道而驰，与它形成对立的是这些被人们称为“轻骑兵团”，围绕罗歇·尼米埃聚集起来的诸如安托万·布隆丹^①，雅克·洛朗^②或米歇尔·德翁^③的作家群体。轻骑兵，这里我得引用说，是“一种梦幻型的士兵，他以温柔对待人生而以强力对待女人”。

或许还有：“一个有一辆小汽车的男孩。”

对他，我只留下一些记忆，事实上相当少。我

① Antoine Blondin (1922—1991)，法国小说家、记者。

② Jacques Laurent (1919—2000)，法国作家、记者。

③ Michel Déon，1919年生，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转向他的朋友们。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发表的文字，他们所传布的流言。这真是观察自己父亲的奇特方式，与他相会的奇特方式。人们轮流地，有时不约而同地把他描绘成这样一个人：有时悠闲有时严肃，有时迟钝有时灵敏，有时勤奋有时疏懒，有时严谨有时轻浮；他爱国，他厚颜无耻；他的温柔中透着残忍，他的冷漠中藏着激情；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好自己的情感就如有些人使唤不好自己的双手。我还可以补充说，他也是记者、主编、电影编剧，而且直到去世，都是伽理玛出版社的文学顾问——正由于此，他结识了孙西亚蕾·德·拉尔科尼，又名苏丝·杜鲁特，《女信使》和其他一些未出版的小说的作者。我同样也会说，他曾有三个孩子，老大纪尧姆，一出生就死了，而这将会影响到故事全部的下文。我也要说到比我大十八个月的马丁，说到我母亲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异父哥哥于格。我也许会让你自己冒险去叙述那些点缀父亲传奇的逸事，为人所知和不大为人所知的。我还可以作些搜罗，直至在私人信件中寻找某些富有意味的插曲，它们或许会对人物性格提供新的揭示。而后，我也许把这一切投入废纸篓。

或者，我将以一次对圣一布里厄墓场的拜访

开始。我的第一次探访,是在三年前。我将写道,最初那里有很多石料,有树,同样很多。很多的坟墓成行排列,好像是露天地里集体宿舍的小小的床铺。所以说最初这个词,是的,因为在我到达那个墓地时头脑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们挺好,在那里,大海在不远处的脚下。他在那里挺好。

——

必须乘火车,然后,在雨中步行。每一次我去探访父亲的墓地,天总是下雨。对于法国天气的一般状况,或是对布列塔尼天气的特殊性,我从中都没有得到任何结论,对自己内在情绪与天气预报的反复无常之奇异吻合也是一样。我是在同一家花店购买鲜花,就在墓场的对面,一个优雅的女人充满爱意地为您包裹它们,好像那是用作情人节的礼物。她知道,几分钟后,她的包装物将会出现在主干道的垃圾箱里,连同它的丝带和附在上边的装饰性小标签,是的,丝带,我核对了这个词,是丝带(我曾对这个词有所怀疑),来自公爵树林市,北布拉班特省的城市,你抓住绸带的一端,把它压在拇指肚和剪刀刃之间,你动作越是轻快,它的卷曲就越是蓬松,当动作缓慢时,缎带的卷曲就越细密,她对这一切了如指掌,那位女花店主,她知道她美丽的作品很快将会在垃圾箱里,如同点心师在圣诞节蛋糕上做的杏仁酱

花饰,到了肚子里,和蔬菜泥、牡蛎、沙拉乱七八糟混在一起,但是这对她没什么要紧。她喜欢把这件活儿做得完美,对于她,在其中考虑的只不过是:动作的完美,瞬时的快感。你可以徒然地做出否定的手势(您知道,这是为对面准备的,所有这些麻烦周折,这值得吗?),她将不会听你的,也不看你,而是继续用她的剪刀去卷曲装饰性缎带,直到它像发卷一样从玻璃包装纸边上垂下来。她的店铺有着与她一样的形象。假花、雕刻的碑石、花圈,是的,一切都快乐地摆放有序,和飞翔在不同高度的陶制天使、加香的蜡烛一起,还有一条接一条地播放新闻的收音机:周末第一天里的恶性道路交通事故,只有严厉的措施才能降低死亡数字。

007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我们提议去看看父亲的墓地。但是,我们经常在那个地区过暑假。我们总是在圣一布里厄下火车,然后乘公共汽车直到圣一盖伊—波尔特里约。我现在心里想是否我哥哥马丁早就熟悉它。至于我自己,我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有勇气到那里去,而且几乎是秘密的,好像那样做涉及一种应该被谴责的行为。我很愿意能有一天,和马

丁一起重返圣一布里厄。这让人眼里充满泪水，写下这句话也是一样。有一天，逗号，我将和哥哥一起去墓地献花。不行，应该换另一种说法。有一天，逗号，我要和马丁一起去给我们的父亲扫墓。罗歇·尼米埃的墓。有一天，逗号，我们，我哥哥和我，有一天，逗号，但是，当我给他的电话留言时，他从来没有给我回过电话，所以，这不是使人生气，而是让人渐渐地觉得自己是在打扰别人。那么，久而久之，不再打扰。保留这些给自己。对那块伸向大海的墓地的探访，对那些树木，对那些小小的墓床和关于爸爸的苦痛记忆。

第一次去的时候，墓地的守门人借给我一把铁锹和扫帚以便做些清理。这个人以自己的职业为荣，以一种不加掩饰的自得履行其职责。与那位花店女店主，他们彼此之间有所约定。是他，这位守墓人，告诉我，许多年里，他几乎没有见到过什么人来探访这个墓。倒是在七年或八年以前，有过一个电视摄制组，在十月份的时候出现，但是他们所做的只是来察看一下其所在的状况——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很欣赏这种荒凉，他们从中找到了一种美学的愉悦。

一种不健康的愉悦，守墓人说。

他们试图证实什么呢？他们什么都没有碰就开始拍摄了，没有哪怕只是去除一下落叶。一个仪表堂堂的银发男人在墓碑前接受采访。守墓人曾提议从路易·吉约^①的墓前借用一些盆花，他刚刚过了周年忌日，或者去加缪父亲的墓借，它与之相隔几个通道。那位导演拒绝了，而且甚至很不以为然，看起来，他认为守墓人之所以要如此利用文学界的大团结无疑只是为了得到一点小费，那他是得到了的，一张新票子，刚从取款机出来不久的，然后人们就很客气地请求他待在场外了。这种态度让他很反感，不是侮辱，不，他不把这件事看作是个人事件，但是在他看来，这样一个管理如此完善的墓场却在电视上以这种样子的墓来表现，是不公正的。他没有权力去阻止拍摄，但是，因为天开始下雨，摄制组跑到一个咖啡馆去避雨，守墓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恢复一点秩序，除草、清扫、刮擦、摆花，重新固定墓碑上的金属装饰物，以至于一小时后，回到这里想要结束其采访的记者怒火中烧，只是怒火也已于事无补。因为，如果说在一小时内打扫一块墓地是可以做到的，而让它荒芜却需要时间。摄制组因此不得不把全部内容从头再来一遍，从主干道迤迤

^① Louis Guilloux(1899—1980),法国小说家。

而来，辨认墓碑上的姓名，死者最后时光的见证人富有灵感的独白。

我在想那个有着银灰色头发的男人是谁，肯定是某个作家。据守墓人说，这个人曾在我父亲死的当天见过。我得找到那天的节目，也许这个城市的档案馆或是音像馆应该有一份它的拷贝。我很想了解是否这个人知道在罗歇蛙饭店的很晚的聚会。就在事故的当天夜里——我父亲本该到那里去与他的朋友们会合，在临近午夜时分——罗歇蛙，作为一个巴黎餐馆的名字，这很怪异。这个场所始终存在。有关它的创建者流传的许多逸闻之一，他奉送给他的顾客一种纪念品蛙，以换取一个亲吻。一个兄弟般的亲吻，在面颊上，但是，似乎它变形为在嘴边，当迅速地把头转向一边时。罗歇蛙是个孤儿。他每个星期四都邀请二十来个孩子吃午饭。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我很愿意自己能有力量去那里。在那里邀请那位出生于朗贝维莱的年轻女小说家的儿子。孙西亚蕾的儿子。我还是必须得回忆起他的名字。关于她的家庭我找到了什么。朗贝维莱，朗贝维莱在哪儿呢？我不敢说出我在互联网上查到的有关朗贝维莱的东西。不是现在。你很清楚朗贝维莱在哪儿，是在孚日省，你甚至还有到那里去的长途